

奏响青春旋律

周涛 赵光鸣 = 编

Meiwen Shuwu
Zouxiang Qingchun Xuanlu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

爱尔兰有句谚语：「如果上帝关上这扇门，就会打开另一扇门。」这句话的潜在涵义是：一个人不会一辈子只进一个门。这个门进不去的时候，必然有另一扇大门向你敞开，你只管进好了。要有活下去并进门的信心，用一个有脸面的人物的话说：「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。」我时常想到高耸于新疆大地上的这些门——一面是欢迎，一面是欢送。或者说，一边开门一边关门。可能这使人想到了看似幸福的泪水的两面性，以及人的形体语言的不同妙用和理解办法。一掌劈下去的意思不是说太棒了，就是要杀人。当我们在生活的泪水里浸泡已久，上帝似乎忘记关注悲伤这扇大门的时候，必定有另外一种灿烂而明媚的门也同时向我们敞开，那肯定是一扇不易看见的门，是精神的秘密通道或瞭望孔。

奏响青春旋律

周涛 赵光鸣 = 编

Meiwen Shuwu
Zouxiang Qingchun Xuanlu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奏响青春旋律 / 周涛 赵光鸣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06. 5

(美文书屋)

ISBN 7-228-10109-X

I. 奏… II. ①周… ②赵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5895 号

奏响青春旋律

周 涛 赵光鸣 / 编

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 830001
电 话 (0991) 2825887 2816212
制 版 形加意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10 印张
字 数 250 千字
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3000 册
定 价 18.60 元

编者的话

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的全国十六届书市上，由新疆作协精心组织的新疆老中青三代作者，倾力打造的《美文书屋——奏响青春旋律、拾起飘落红叶、攀登群山释怀、漫步艺海拾贝》同广大读者见面了，这是新疆文坛的盛典，这是新疆作家的精品奉献，这是西部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曲嘹亮的赞歌。

这套书收录编辑特点：

一是新疆作家群精品力作的集成。

在开发西部的伟大历史进程中，新疆作家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，积极热情地喷发着火一样的激情，用充满深情的爱，抒发着对新疆三山两盆的眷恋和向往；用勤奋的笔抒写着时代的主旋律——开发西部，建设西部！为了让世界了解新疆，认识新疆，热爱新疆，建设新疆，新疆三代作家不懈地用个人的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要求。我们可以从周涛、王刚、赵天益、二毛、孤岛、丰收的作品魅力中品味到新疆日新月异，和谐发展的变化。

二是作品强烈地抒发了新疆作家群的胸怀。

好的，美的，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朽的文化丰碑。在新疆作协的精心组织下，有七十多位作协会员为这套西部美文奉献自己最好的作品。作品涉及的领域多，有写人的，有写情的，有写山的，有写水的；时间跨度大，



有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,有写改革开放后巨变的,而更多的是写当代和谐社会发展的;文学性强,艺术感染力强,作品不拘于何种形式,也不拘于哪一个人物,只要是读者喜欢的作品,就选择收录,力图让读者从精短的美文中,领略到西部人热爱生活,热爱生活,热爱土地,热爱生命,向往幸福美满情感的精神世界。

三是欣赏和领略浓郁的民俗风情和独特的新疆之美。

新疆是个好地方,浓郁的民俗风情,独特的地域环境,气势宏伟的山脉湖泊,浩瀚的戈壁大漠,美丽如画的新城绿洲,这一切的辉煌,在作品中你可以尽情地领略文学作品的不朽魅力,你可以从作品中了解到底蕴厚重的西域文明和西域文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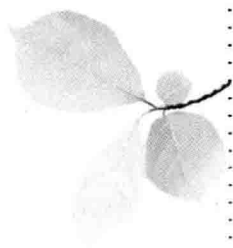
四是精心打造精短美文。

当下,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,精神需求的品位提高了,时代信息的掌握快捷了,所需所求的档次提升了,追求完美的素质增强了,在读者读书习惯不断变化的今天,如何从有限的的时间里,获取无限的精神享受,这套精品图书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。收录的作品篇幅短小,文字优美,感情丰富,妙趣横生。相信广大读者会喜欢这套图书,这套图书给你和你的家庭带来的欢乐和享受;也相信广大青年读者朋友会在文学创作中有所收益。

最后,借《美文书屋》出版盛典的机会,感谢广大读者对新疆作家群的关怀和厚爱,也预祝更多更好更优秀的西部美文不断问世。

编者

2006年5月



目录

Contents

巩乃斯的马 / 周涛 1

兵团,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在何时 / 祝谦 6

王蒙和巴彦岱的青杨 / 夏冠洲 8

绝塞风霜五十年 / 杨晓芬 12

艾青的石河子诗歌馆 / 赵天益 16

周涛与《俊杰》/ 矫健 21

*

*

*

*

*

一个作家与一所学校 / 刘枫 24

阿尔泰的蛋蛋 / 丰收 28

同香港作家交往 / 丁子人 30

钥匙丢了 / 二毛 32

Contents



文艺书影

· 一罐子美 / 陈漠 36

· 文人 / 刘乃亭 38

· 小号 / 李瑜 41

· 村干部 / 龚建社 44

· 崇拜父亲 / 刘乃亭 48

· * * * * *

· 遥远的巴丹 /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51

· 诉说韩雪 / 南子 56

· 脐母 /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59

· 我看见了一座大厦的楼顶 / 黄毅 65

· 日常行为 / 王广田 67

· 一只偷来的苹果 / 二毛 75

· 摄影杂志 / 南子 80

· 心,浸在羊大曼的香海里 / 陈继宏 82

· 涅槃之歌 / 李长啸 85

少女的最想 / 李明 87

大地上的门 / 陈漠 89

诗陪伴我前行 / 洋雨 92

* * * *

新疆人吃饭怪事多 / 丁燕 94

蓝雪 / 朱玛拜·比拉勒 98

礼拜商圣 / 胡康华 101

别的味道 / 陈漠 106

灾年 / 刘乃亭 107

故乡 / 陈继宏 111

寻找阿拉木罕 / 茆永福 115

* * * *

驴的爱情 / 程万里 118

哨楼下田鼠的家 / 孟蒙 121

一匹老狼的嗥叫 / 卢一萍 124



Contents



- 我爱夜莺 / 郭基南 127
- 猎鹰出击记 / 程海序 130
- 向猴子道歉 / 郝洪山 133
- 惊心动魄赛牦牛 / 杜宗阳 136
- 归巢 / 李瑜 139
- 蝙蝠 / 陈继宏 143
- 昆仑军狗 / 徐常根 145
- 放生 / 郝洪山 149
- 素素 / 二毛 152

巩乃斯的马

● 周 涛

没话找话就招人讨厌，话说得没意思就让人觉得无聊，还不如听吵架提神。吵架骂仗是需要激情的。

我发现，写文章的时候就像一匹套在轭具和辕木中的马，想到那片水草茂盛的地方去，却不能摆脱道路，更摆脱不了车夫的驾驭，所以走来走去，永远在这条枯燥的路面上。

我向往草地，但每次走到的，却总是马厩。

我一直对不爱马的人怀有一点儿偏见，认为那是由于底气不足和对美的感觉迟钝所造成的，而且这种缺陷很难弥补。有时候读传记，看到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以牛或骆驼自喻，就有点替他们惋惜，他们一定是没见过真正的马。

在我眼里，牛总是有点落后的象征的意思，一副安贫知命的样子，这大概是由于过分提倡“老黄牛”精神引起的生理反感。骆驼却是沙漠的怪胎，为了适应严酷的环境，把自己改造得那么丑陋畸形。至于毛驴，顶多是个黑色幽默派的小丑，难当大用。它们的特性和模样，都清清楚楚地写着人类对动物的征服，生命对强者的屈服，所以我不喜欢。它们不是作为人类朋友的形象出现的，而是俘虏，是仆役。有时候，看到小孩子鞭打牛，高大的骆驼在妇人面前下跪，发情的毛驴被缚在车套里龇牙长鸣，我心里便产生一种悲哀的怜悯。

那卧在盐车之下哀哀嘶鸣的骏马和诗人臧克家笔下的“老马”，不也是可悲的吗？但是不同。那可悲里含有一种不



公,这一层含义在别的畜生中是没有的。在南方,我也见到过矮小的马,样子有些滑稽,但那不是它的过错。既然橘树有自己的土壤,马当然有它的故乡了。自古好马生塞北。在伊犁,在巩乃斯大草原,马作为茫茫天地之间的一种尤物,便呈现了它的全部魅力。

那是1970年,我在一个农场接受“再教育”,第一次触摸到了冷酷、丑恶、冰凉的生活实体。不正常的政治气候像潮闷险恶的黑云一样压在头顶上,使人压抑到不能忍受的地步。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打击我对生活的热爱,精神上的压抑却有可能摧毁我的信念。

终于有一天夜晚,我和一个外号叫“蓝毛”的长着古希腊人脸型的上士一起爬起来,偷偷摸进马棚,解下两匹喉咙里滚动着呱呱低鸣的骏马,在冬夜旷野的雪地上奔驰开了。

天低云暗,雪地一片模糊,但是马不会跑进巩乃斯河里去。雪原右侧是巩乃斯河,形成了沿河的一道陡直的不规则的土壁。光背的马儿驮着我们在土壁顶上的雪原轻快地小跑,喷着鼻息,四蹄发出“嚓嚓”的有节奏的声音,最后大颠着狂奔起来。随着马的奔驰、起伏、跳跃和喘息,我们的心情变得开朗、舒展。压抑消失,豪兴顿起,在空旷的雪野上打着唿哨乱喊,在颠簸的马背上感受自由的亲切和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,是何等的痛快舒畅啊!我们高兴得大笑,笑得从马背上栽下来,躺在深雪里还是止不住地狂笑,直到笑得眼睛里流出了泪水……

那两匹可爱的光背马,这时已在近处缓缓停住,低垂着脖颈,一副歉疚地想说“对不起”的神态。它们温柔的眼睛里仿佛充满了怜悯和抱怨,还有一点儿诧异,弄不懂我们这两个人究竟是怎么了。我拍拍马的脖颈,抚摸一会儿它的鼻梁和嘴唇,它会意了,抖抖鬃毛像抖掉疑虑,跟着我们慢慢走回去。一路上,我们谈着马,闻着身后热烘烘的马汗味和四围里新鲜刺鼻的气息,觉得好像不是走在冬夜的雪原上。

马能给人以勇气,给人以幻想,这也不是笨拙的动物所能有的。在巩乃斯后来的那些日子里,观察马渐渐成了我的一种艺术享受。

我喜欢看一群马,那是一个马的家族在夏牧场上游移,散乱而有秩序,首领就是那里面一眼就望得出的种公马。它是马群的灵魂,作为这群马的首领当之无愧,因为它的确是无与伦比地强壮和美丽。匀称高大,毛色闪闪发光,最明显的特征是颈上披散着垂地的长鬃,有的浓黑,流泻着力与威严;有的金红,燃烧着火焰般的光彩。它管理着保护着这群牝马和顽皮的长腿短身子马驹儿,眼光里保持着父爱的尊严。

在马的这种社会结构中,首领的地位是由强者在竞争中确立的。任何一匹马都可以争夺,通过追逐、撕咬、拼斗,使最强的马成为公认的首领。为了保证这群马的品种不至于退化,就不能搞“指定”,不能看谁和种公马的关系好,也不能凭血缘关系接班。

生存竞争的规律使一切生物把生存下去作为第一意识,而人却有时候会忘记,造成许多误会。

唉,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。在巩乃斯草原度过的那些日子里,我与世界隔绝,生活单调;人与人互相警惕,唯恐失一言而遭灭顶之祸。心灵寂寞,只有一个乐趣,看马。好在巩乃斯草原马多,不像书可以被焚,画可以被禁,知识可以被践踏,马总不至于被驱逐出境吧?这样,我就从马的世界里找到了奔驰的诗韵。油画般的辽阔草原、夕阳落照中兀立于荒原的群雕、大规模转场时铺散在山坡上的群马、熊熊篝火边的通宵马经、毡房里悠长暗哑的长歌在烈马苍凉的嘶鸣中展开,醉酒的青年哈萨克在群犬的追逐中纵马狂奔,东倒西歪地俯身鞭打猛犬,这一切,使我蓦然感受到生活不朽的壮美和那时潜藏在我们心里的共同忧郁……

哦,巩乃斯的马,给了我一个多么完整的世界!凡是那时被取消的,你都重新又给予了我!弄得我直到今天听到马蹄踏过大地的大力声响时,还会在屋子里坐卧不宁,总想出去看看,是一匹什么样儿的马走过去了。而且我还听不得马嘶,一听到那铜号般高亢、鹰啼般苍凉的声音,我就热血陡涌、热泪盈眶,大有战士出征走上古战场,“风萧萧兮易水寒”的悲壮之慨。

有一次我碰上巩乃斯草原夏日迅疾猛烈的暴雨,那雨来势之快,可以使悠然在晴空盘旋的孤鹰来不及躲避雷电而被击落;雨脚之猛,竟能把牧草覆盖的原野一瞬间打得烟尘滚滚。就在那场暴雨的凶打下,我见到了最壮阔的马群奔跑的场面。仿佛分散在所有山谷里的马都被赶到这儿来了,好家伙,被暴雨的长鞭抽打着,被低沉的怒雷恐吓着,被刺进大地倏忽消逝的闪电激奋着。马,这不肯安分的牲灵从无数谷口、山坡涌出来,山洪奔泻似的在这原野上汇聚了,小群汇成大群,大群在运动中扩展,成为一片喧叫、纷乱、快速移动的集团冲锋!争先恐后,前呼后应,披头散发,淋漓尽致!有的疯狂地向前奔驰,像一队尖兵,要去踏住那闪电;有的来回奔跑,俨然像临危不惧、收拾残局的大将;小马跟着母马认真而紧张地跑,不再顽皮、撒欢,一下子变得老练了许多;牧人在不可收拾的潮水中被裹挟,大喊大叫,却毫无声响,喊声像一块小石片跌



进奔腾喧嚣的大河。

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奏出鼓点，悲怆苍劲的嘶鸣、叫喊在拥挤的空间碰撞、飞溅，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，扭住、缠住漫天雨网，和雷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。而这一切，得在飞速移动中展现，几分钟后，马群消失，暴雨停歇，你再看不见了。

我久久地站在那里，发愣、发痴、发呆。我见到了，见过了，这世间罕见的奇景，这无可替代的伟大的马群，这古战场的再现，这交响乐伴奏下的复活的雕塑群和油画长卷！我把这几分钟间见到的记在脑子里，相信，它所给予我的将使我终身受用不尽……

马就是这样，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，毫无凶暴之相；它优美柔顺却不任人随意欺凌，并不懦弱，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，是崇高感情的化身，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也并不过分。屠格涅夫有一次在他的庄园里说托尔斯泰“大概您在什么时候当过马”，因为托尔斯泰不仅爱马、写马，并且坚信：“这匹马能思考并且是有感情的。”它们常和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人物、民族的英雄一起被铸成铜像，屹立在最醒目的地方。

过去我认为，只有《静静的顿河》才是马的史诗；离开巩乃斯之后，我不这么看了。巩乃斯的马，这些古人称之为骐驎、称之为汗血马的英气勃勃的后裔们，日出而撒欢，日入而哀鸣。它们好像永远是这样散漫而又有所期待，这样原始而又感知，这样不假雕饰而又优美，这样我行我素而又不会被世界所淘汰。成吉思汗的铁骑作为一个兵种已经消失，六根棍马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已被淘汰，但是马却不会被什么新玩意儿取代，它有它的价值。

牛从挽用变为食用，仍然是实用物；毛驴和骆驼将会成为动物园里的展览品，因为它们只会越来越稀少；而马，当车辆只是在实用意义上取代了它，解放了它时，它从实用物进化为一种艺术品的时候恰开始了。

值得自豪的是我们中国有好马。从秦始皇的兵马俑、铜车马到唐太宗的六骏，从马踏飞燕的奇妙构想到大宛汗血马的美妙传说，从关云长的赤兔马到朱德总司令的长征坐骑……纵览马的历史，还会发现它和我们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着。这也难怪，骏马与武士与英雄本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呢，彼此作用的相互发挥、彼此气质的相互补益，曾创造出多少叱咤风云的壮美形象？纵使有一天马终于脱离了征战这一辉

煌事业,人们也随时会从军人的身上发现马的神韵和遗风的。我们有多少关于马的故事呵,我们是十分爱马的民族呢。至今,如同我们的一切美好传统都像黄河之水似的遗传下来那样,我们的历代名马的筋骨、血脉、气韵、精神也都遗传下来了。那种“龙马精神”,就在巩乃斯的马身上——

此马非凡马,
房星是本星;
向前敲瘦骨,
犹自带铜声。

我想,即便我一直固执地对不爱马的人怀一点偏见,恐怕也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吧。



奏响青春旋律



兵团,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在何时

● 祝 谦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熟者稔熟,生者隔世,以至于产生了几则令人捧腹难笑的笑话,至今记忆犹新。

改革开放后,一些内地大学毕业生渴望到兵团工作,他们给这个省部级单位寄来信函的署名是: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收,有的是党支部收。兵团一位副政委去内地开会,服务台小姐登记时间:您的军衔是什么“将”?这位副政委风趣地说,我是西虹柿酱、豆瓣酱。兵团一位副司令员出差到南方,宾馆不予登记,说,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几年了,哪里还有“兵团”!真是叫人无可奈何、啼笑皆非。

我们知道,在联合国总部,前苏联曾赠送一尊命名为《铸剑为犁》的铜像,表达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心迹和愿望,这种愿望又奏响了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正是这样一支铸剑为犁的部队,也是中国唯一一支实践铸剑为犁的“部队”。新疆和平解放后,部队就地生产自救,战马变成了耕马,瞄准器变成了水平仪,坦克变成了拖拉机,军人变成了“农民”,肩拉犁头,种得稻菽漫野,银花遍地。维护和平,是它的使命;创造绿色,是它的职责。所以,在我的心目中,兵团,是中国的绿色和平组织,也是世界上一支最大的绿色和平部队。

然而,这支功勋彪炳史册、业绩光耀千秋、奉献高山的队伍,至今,犹抱琵琶半遮面,不为世人熟识。尽管,信息社会的

劲风,已撩开人们的眼界,比过去藏在深闺人未识要好。但平心而论,兵团仍处于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朦胧中。

怨怼历史吗?历史上有军屯、民屯、戍屯,时伏时出,时隐时现。兵团,是共产党人“屯垦戍边”的一个创造,它驱散了历史的阴影,撕碎了历史的藩篱,走出了历史的误区,结束了历史上屯垦一代而终的悲凉,留下了一首耀古骄世的古韵长歌。歌吟不彰,不能怨怼历史。历史只对昨天负责,明天是今人的辖地。

怨怼社会吗?社会永远依然故我而前行,不为情动,不为物移。社会是一个载体,是一个舞台,是一个展厅……上面有鸿篇巨制,也有雕虫小技;有龙吟虎啸,也有小鸟啁啾;有大江东去,也有涓涓细流;有大气磅礴,也有细枝末节;有狂飙掠地,也有轻风徐来;有气冲霄汉,也有喁喁无言……兵团,创造了前者,却未拥有前者,以大象无形、大音无声、大美无言来界定,又没有达到那个“大”的境界,实在令人扼腕!叹息。兵团,在创造社会、改造自然、丰富世界、奉献人类的同时,应该历练“表演”,朝歌吟动地、名噪华夏的方向走去。

《诗经》有言: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?兵团子弟看兵团,莫不言之凿凿。我思有偶得,自诩策论十条:一是振兴兵团事业,必先振奋兵团人精神,不要讳言自己是兵团人。二是不要抱怨兵团体制,凡是存在的,都是合理的。抱怨是不思进取最美妙的借口。三是善于跳出兵团看兵团,多作横向比较,不断剔除自身的“小”。四是做事办事高出一筹,如建城应像石河子,酿酒应如伊力特,植棉应似农一师,如此等等,方方面面,行行业业,均应有典型进入全国拔头筹之列。五是锻造名牌,人要有志气,企业要有士气,兵团要有名气。志气、士气要凝结在名牌,名气的载体亦是名牌。六是举兵团之力,每年办好一件事,推出某方面的一个精品,尤以文艺作品为最,使其在全国有铿锵之声、明明如月的效应。七是大进大出,多请人进来看看,多派人出去走走。看是“虚”的,应有严律求实效。八是精心参与,大凡全国有利于扬名的“台式”(展台、舞台、讲台等)活动,不参与则罢,凡参与应让人刮目相看。九是名人效应,兵团出去的名人、学子,为其提供材料,让他们在本地的媒体发表关于兵团的文章。十是抓好媒体,利用传媒优势,全方位、多侧面、高层次地作好推介。

兵团,到了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之日,那才是事业全面兴盛之时,我们应为那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奋斗。



王蒙和巴彦岱 的青杨

● 夏冠洲

一个冬天的雪夜，闲来无事，我又从书架上抽出《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》翻捡起来。

“高高的青杨树啊，你就是我们在 1968 年的时候栽下的小树苗吗……今天已经是参天大树了。”

“赫里其汗老妈妈，今夜您可飘然来到这里，在这高高的青杨树边逡巡？”

“亲爱的燕子们哪……当曙色怡人的时候，你们可到这青杨树上款款飞翔？”

“我将带着……青杨树林的挺拔的身影与多情的絮语……这巴彦岱的心离去，不论走到天涯海角……”

这些充满感情的诗一般的句子，是从王蒙 1981 年从北京回到伊犁巴彦岱时，一气呵成的散文《故乡行——重访巴彦岱》中随手引出来的。这是一篇曾使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女士读之感动得落泪的名作，可见巴彦岱的青杨在王蒙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。

大概是杨树那高指蓝天、挺拔不屈的独特意象，常常博得作家们青睐的缘故，所以茅盾、茹志鹃、流沙河和碧野等名家，都曾以白杨为题留下了名篇佳作。的确，在我的记忆中，那高高的青杨林是伊宁市（自然也是巴彦岱）最亮丽、最具特征、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道风景线。记得 1964 年深冬时节，我作为“新疆大学学生社教实习队”的成员初到伊宁市时，那一